

徐波
侯玉兰 著

情感

世纪之问 丛书

民族主义何以重构
世界版图

与利剑



昆仑出版社

《世纪之间》丛书

國際電力互聯計畫圖

不致於。 (2) 若其補品之條件：時多，難見，因為其難得。
 若其補品之條件：時多，難見，因為其難得。
 (3) 若其補品之條件：時多，難見，因為其難得。

情感与利剑

Table 1. *Salmonella* serotypes and their associated diseases

民族主义何以重构世界版图

侯玉兰 徐 波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与利剑:民族主义何以重构世界版图/侯玉兰,徐波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3

(《世纪之问》丛书)

ISBN 7-80040-394-7

I. 情… II. ①侯… ②徐… III. 民族主义-研究 IV
.D091.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79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1.0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楔子: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 1

1. 世纪末回眸/ 1
2. 民族主义的历史功能/ 4
3. 重构 20 世纪历史:三次大冲击/10
4. 溯源与追根/16
5. 两重性及其走势/20

第二章 对西方世界的冲击:硝烟中的秩序重建/24

1. 欧洲的同—性与多样性/24
2. 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帝国/35
3.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46
4. 蜕变的开始/55
5. “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感情控制/57
6. “阳光下的地盘”/67
7. 群众性的军国主义/77

目 录

8. 小国民族主义与“欧洲火药桶”/84

9. 巴黎和会:民族主义多棱镜/88

10. 法西斯的意大利:重新滋长的野心/96

11. “第三帝国”:伺机出击的复仇女神/99

第三章 对东方世界的冲击:地火奔腾与凤凰再生/105

1. 西方扩张时的东方世界/105

2. 民族意识的缺席/113

3. 复兴的前夜/117

4. 东方的“民众性原生民族主义”/122

5. 现代东方民族主义的诞生/135

6. 新东方:浪潮迭起/151

7.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58

第四章 对东西交界处的冲击:世纪末大震荡/164

1. 大震荡的缘起/164

2. 扭曲的民族关系/169

3. 冲突一:苏南矛盾/175

4. 冲突二:中苏大论战/179

5. 冲击三:布拉格之春/182

6. 阵营走向最后崩溃/186

7. 超级大国解体/198

8. 东欧又成火药桶/196

9. 大震荡的结局/202

第五章 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的时 代坐标/205

1. 深刻变革的新时代/205

2. 国际格局重组/210

3. 民族竞争归结为国力竞争/215

4. 信息技术冲击下的族群与国家/219

5. 走向区域民族主义/224

主要参考书目/227

目 录

第一章

楔子：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

1. 世纪末回眸

不同的思维角度

我们即将送走 20 世纪，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百年回首，20 世纪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怎样一幅图景呢？

有人说，20 世纪是大发展、大进步的世纪，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硕果累累，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实现了人类宇航的梦想，人类在自然力的征服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也有人说，20 世纪是人类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造成严重的生物圈污染、欲置大地母亲于死地的世纪，尽管未来尚难预料，但人类如果继续这种弑母之罪的话，它所面临的惩罚将是自我毁灭；

还有人说，……

种种不同的说法来源于种种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道理。本书则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民族主义促使意识形态演变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问题。

应该说,20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争锋和交织构成了这个世纪的持续热点,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成为一切国际交往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更是把这一特征推向了极端。然而,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和重组进行总体考察,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冲突中的本源影响便清晰可见了。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

第一章

从“祥和”走向混乱——民族主义的前奏

总的看来,20世纪诞生于相对“祥和”的气氛,却于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结,民族主义正是在历史的如此反差中完成了自身功能的演变。

不管国际问题专家们持何种立场,现实世界的动荡是他们有目共睹的,也是他们一致认同的。但他们对于动荡的原因、实质及发展趋势的探讨,却存在着诸多分歧,有的意见甚至完全对立。意识形态的冲突,经济利益的摩擦,政治铁腕人物的出现,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被处于不同立场和采取不同方法的分析家分别视为动荡的根源,并各自用自己的理论模型来推测动荡的未来趋势,得出各种不同的答案。从理论上讲,本书也是这种种答案中的一种,并力图使它更能自圆其说,更有说服力。但从实践上看,正如前文所说,本书提出的问题又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历史的一种回顾和总结,是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作出的一种重新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尚处于长达30年的和平时期所营造的乐观厌战情绪之中,全球力量结构的相对稳定,加之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蓬勃开展及其取得的显著现实成效,甚至包括社会

民主主义思想的日益广泛传播给社会公平带来的巨大希望,都使得欧洲人无法不对未来抱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享受着工业文明的成果,追求着艺术、建筑、文学的欣欣向荣,同时凭借着几乎牢不可破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保障,对人类的理性和前途充满了信心。

然而,这种“祥和”却是表面的,因而注定是短暂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同物质利益的紧密结合而在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一股日益强大的精神势力渗透到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之中。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因技术进步而加剧的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强化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祥和”的灵光很快便被弥漫的硝烟取而代之。从此,前后相继的世界大战,此伏彼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飓风般席卷而来的苏东剧变,20世纪再没有回复过“祥和”,而被动荡所主宰。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虽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全球性的精神紧张却是空前的。这个世纪注定要在动荡中走向自己的终结。

20世纪末的全球大震荡是以苏东体系的全面瓦解及苏联自身的解体为主要标志的,同时伴随着海湾危机、巴尔干战火、柬埔寨争端、索马里风波、南非种族矛盾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等地区性热点的起伏涨落。导致这种大规模震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震荡中各场风波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但从缘起上看却有一点共通之处:民族主义情绪和要求激化着每一个具体的矛盾,并促使它演变为激烈的冲突。

苏东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问题,甚至是一个种族问题,前苏联、东欧地区也因之成为当今民族主义冲突最剧烈的爆发地。至于从近东的土耳其经中东、海湾地区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这条漫长的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更是长期以来经受着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在世纪末的大震荡中也是热点频出。

遍览各种各样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冲突,民族问题俨然充当了

其中的一个“公因式”。并且,如果把视界跳出种种有形的冲突本身,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就会发现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深受着民族主义势力的困扰。

那么——

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如此普遍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这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具体表现何在?

种种表现又各自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

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回眸 20 世纪从“祥和”走向混乱的历史进程的必然的思维结果。如果把问题继续往前追溯,将民族主义的因素引入两次世界大战和 50—60 年代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一个深刻而清晰的印象——民族主义的推动是 20 世纪历史变革中最具本源意义的因素,其影响所及比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

冷战的终结,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把民族主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本源作用凸现出来。可这却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量变引起的质变的结果。事实上,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便开始了与历史进程的联结和互动,尤其是通过 20 世纪的功能突变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2. 民族主义的历史功能

一个不断拓展的概念

民族主义,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的忠诚以及对它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它起源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

民族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新教运动的展开和王权势力的扩张,彻底瓦解了统一而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了民族国家,确立了

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即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始。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主权国家观念从欧洲传播到全世界,现代民族主义的运动便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所以,民族主义因其反封建的政治特性而孕生了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则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又反过来强化了民族主义。

可是,由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发育成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封建统治秩序在国家问题上的遗留,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民族主义问题便有了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民族主义之分。国内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隶属于同一个政府的不同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摩擦;国际民族主义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它所引发的问题在概念和内容上都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相重合。

一般而言,由于民族的跨国界居住和全球事务的一体化,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民族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可能引发国际冲突,后者也可能激化国内族际矛盾。鉴于本书讨论的重点是民族主义在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作用,书中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大多集中于国际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国内民族主义只在它有可能向国际民族主义衍化(如苏东演变过程中泛滥的民族分立主义)时才专门论及。

与资产阶级联姻

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义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和现实运动而产生的,它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政治作用。20世纪以前近30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资产

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纲领和政策。

——宗教改革时期,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的崇拜,构成了摆脱大一统天主教时代的主要思想依附,对人们抗拒来自历来信奉的宗教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的宣传家们发现,民族主义是反对18世纪末在欧洲占优势的多民族帝国忠君情绪的强有力的武器;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则成为一个内在的感情因素,把新兴的工业势力同更激进的共和党联结起来,共同反对土地贵族的利益;

——到了19世纪后半期,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民族主义又同帝国主义“联姻”,从而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性,成为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

.....

伴随着资产阶级从进步走向反动,民族主义走过了几乎同样的途程。因此,在20世纪来临之前,民族主义已主要表现为隐藏在欧洲主要大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背后的持久而深刻的根源。泛日尔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以及所谓的法兰西精神、光荣孤立政策、门户开放主张等等,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大民族主义泛滥的历史现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国际冲突和动荡的主要根源。

可以说,当时的民族主义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反对大国、强国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的作用和意义,但核心却是主张把本民族置于比其他民族更优越、更重要的地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往往用它来掩盖和抹杀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对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对外实行扩张侵略和沙文主义。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世纪之交社会历史的混乱状态,以及民族主义消极作用的集中发挥,加深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偏见。它几乎被普遍视为保守的学说和战争的祸首,为一切进步的运动和力量所反对。

1914年,“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圣西门说:

新形象新功能

时序进入 20 世纪以后,民族主义的传统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容再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涵盖的了,地域范围也从欧洲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东欧国家的独立浪潮,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两大社会制度阵营的冷战对峙,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觉醒,都给民族主义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东欧是一块十分奇特的区域,历史上长期隶属于一些松散的多民族大帝国,如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帝国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曾经唤醒和激起了东欧的民族主义热情,各族人民开始了为本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进程,可道路十分曲折,成败屡经反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东欧民族才勉强赢得了自己的自决地位,产生了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是如此之贫弱,以至于总是成为大国争夺瓜分的对象或相互之间的战略缓冲带。

东欧的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极为复杂,民族自决的历史短暂、机制脆弱,各种矛盾和冲突潜滋暗长,再加上与欧洲大国盘根错节的联系,东欧民族问题往往成为欧洲冲突、甚至全球冲突的直接根源。无怪乎汤因比这样感慨:“中欧和东欧那片像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事实上,对东欧的争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势

力范围的划分,构成了 20 世纪的主体政治格局。不管是一战、二战,还是冷战,都可以溯源于此。

无独有偶,不但世界政治的焦点在东欧,20 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东欧交汇。本世纪初,民族问题是东西方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冲突点。围绕民族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观点泾渭分明的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民主派。两派把不可调和的分歧落实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之中,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各自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在一系列战后问题上也是分歧重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终于在东西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欧恰恰是双方的前沿。为了争夺这块地盘,苏联和西方国家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东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样,除了原有的各种民族纠葛之外,在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也产生了日益复杂的民族问题。尽管它们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内产生的,但民族主义意识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决不可小觑。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既有受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残余思想影响的成分,也包括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因素,更有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悠远的历史积淀。因此,这时候的民族主义,显然已不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甚至还含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在内,为阶级斗争所无法包容。

民族主义之所以展现这种新形象,还可以从二战以后的两极体系格局中去寻求源头。从基本的价值观念上看,二战以后的民族主义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亚意识形态,受两者的影响很大。并且,在华约和北约、经互会和欧共体、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民族主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等地受到上述区域性军事和经济组织的控

制,民族利益被紧张的冷战对峙排挤到了后面。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相互影响和争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自身也日益复杂化了。它既成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盟军,也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工具,而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又赋予了它以很强的独立性。尽管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但独立于两者之外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却始终是第一位的。难怪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已经从一种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变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意识形态了。

从欧洲现象到世界现象

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实现的功能演变,不但表现为内涵上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地域的广泛性也远非昔日可比。这是与亚非拉的民族觉醒分不开的。

20 世纪以前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列强的特权,它们互相争取“阳光下的生存空间”,划分势力范围,广大亚非拉民族无非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已。进入 20 世纪以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亚非拉各族人民迅速觉醒,毅然打出民族主义的猎猎大旗,反帝浪潮汹涌澎湃,纷纷捍卫自己的主权。随着一个个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和殖民体系的全面崩溃,民族主义便由一种“欧洲现象”变成一种“世界现象”了。随之,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也相应改变,逐步从强大民族对别国的别的民族进行侵略、扩张和压迫的工具变成了弱小民族及其民族国家用来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思想武器和现实运动。

纵览 20 世纪的世界,其基本政治格局包括三大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由殖民地走向独立的亚非拉民族主义

国家。每一类国家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从最起码的推理来看,所有这些利益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尽可能合理的体现。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便出现了复杂多变的联系和纠葛,民族主义重构 20 世纪的三次大冲击应运而生。

3. 重构 20 世纪历史:三次大冲击

冲击资本主义国家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首先表现为对传统均势被打破。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互相争霸的历史,但在前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全世界体系尚未建立(世界尚未被瓜分完毕),各民族国家争霸的烈度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进入 20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已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向全面垄断的过渡,列宁所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了明显的作用,一切既定的均势都再难维持。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程里,就爆发了两次全球性的民族大厮杀,惨状历历,确也空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爆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其实,第四个根源才是问题的核心,是根源的根源。为什么出现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为什么联盟体系发生冲突?显然就是因为各国的民族主义愿望势不两立。

当战争结束时,由战胜国拟定的《凡尔赛和约》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责”的条款被协约国用来证明自己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的支付赔款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可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丝毫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在愈演愈烈的国力竞争面前,凡尔赛体系这种

不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注定要成为建立在火山上的摩天大楼。民族矛盾在积累,军备竞争在升级,暂时的平稳逐渐为新的不平稳所取代。间隔不过20年,人们对战争的记忆尚未消失,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民族厮杀就降临人世。

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很相似的。它们前后相继,互相补充,十分彻底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改造工作,对现存世界的基本权力结构进行了大调整。由于新的实力对比,欧洲霸权不复存在,美国霸权得以确立。再加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则占据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致使欧亚旧秩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在欧亚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广大地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改造得到巩固和深化。

可见,由于民族主义要求的冲突不能缓解,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靠战争才能解决。这便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厚根源,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冲击资本主义国家、**重构20世纪历史**的主要表现。这种冲击和重构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其中最明显的是欧洲列强不得不从各种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中抽身出来,奔波于本土的事务,欧洲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衰落;美国则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凭借强大的实力,用所谓自由主义、大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圆了它的超级大国之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打的大本营**。

那么,欧洲是不是就此沉寂了呢?没有。西欧各国虽然在战后恢复时期不得不仰仗美国援助,但在对付虚拟的苏联威胁方面也必须听命于美国军事调整,但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东西方**和平竞赛**和苏联东欧的突变,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产生并**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种民族主义以欧共体、欧洲议会等跨国组织为实体表现形